

自序

我的家坐落在台北市東湖的基隆河邊。二〇〇〇年的象神颱風和二〇〇一的納莉颱風兩度肆虐，把整個東湖地區淹成了水鄉澤國。人在緊急關頭，總會先搶救自己認為最重要的物品。在洪水湧入房屋之前，我拼了命地抱著一箱又一箱馮友蘭的檔案和資料往二樓衝。妻心愛的衣物，女兒寶貝的玩具，也只有棄之不顧了。就連一家人出入代步的座車，最後也都泡了湯。妻身為學界中人，對我的行為倒頗有「瞭解之同情」。但女兒當時甫唸小學三年級，對於爸爸的「失職」，便不免充滿了困惑和不解：馮友蘭到底是什麼東西？為什麼能讓一貫視她如命，任何時候都不忍讓她受到頭髮絲兒大的委屈的爸爸，不先去搶救她的長毛熊和大笨狗呢？

正所謂「十年磨墨墨磨人」，成書之日，我已被筆墨磨得垂垂漸老；而女兒也早已脫盡青澀，變成了亭亭玉立的酷少女。她當然早已知道，馮友蘭並不是她兒時想像中的美國中央情報局裏的幹員，不是英國電影中的 007 密探，也不是艾佛森(Iverson)一類的美國 NBA 籃球明星，而「只不過」是一個教授、一個中國哲學史家和哲學家。在她慣叫的叔叔、伯伯和阿姨中，最不缺的便是教授，尤其是史家和哲學家。儘管我不斷地重申，爸爸研究的這個馮友蘭和其他的人並不一樣，但女兒總是嗤之以鼻興趣缺缺。我猜她多半會這樣想：與其搶救馮友蘭的資料，還不如搶救

她的大玩偶！

負笈柏克萊加州大學時，業師魏斐德(Frederic Wakeman, Jr.)教授曾對我說過，他在鍵盤上敲完了博士論文的最後一個標點之後，故意把論文放在敞篷車的後座，再駕著車由家中開赴柏克萊繳交。當時他心中暗自希望，希望突然刮起一陣大風，把論文全部吹走。風始終沒有刮起來，看來老天爺並不允許他改行。於是，不幸地，或幸運地，他只好繼續以治史為業……。魏師自去年九月十四日歸道山後，我在夢中曾見過他兩次，兩次都好像是在講論文沒有被吹走的事。醒來的時候，摩挲著案頭上三十一萬餘言的厚厚的一疊書稿，我突然覺得我和魏師「心有靈犀一點通」。我倒不曾企盼過，它突然會被一陣大風刮走。我只是在想，如果時光還能夠倒流的話，我在象神和納莉肆虐的颱風之夜，該搶救的是馮友蘭的資料，還是女兒的玩偶？

感謝我的同事陳永發、羅久蓉、張力、謝國興和呂妙芬賜讀全部或部分書稿並提出寶貴的意見，感謝本書三位匿名的審查人所付出的辛勞及其惠賜的修正建議，感謝我的研究助理陳依婷同學，以及近史所的林明宜小姐代為校對書稿並改正了一些筆誤，感謝出版組的張珍琳小姐為本書的編排和校對所付出的辛勞。感謝中央研究院和近代史研究所提供的優良環境，以及同行與同道之間的問題攻錯切磋琢磨，使我能從中獲得無盡的教益，以及享受到無窮的樂趣。感謝蔡仲德、馮鍾璞伉儷的不斷鼓勵和惠賜的許多珍貴資料。書成之日，蔡先生已歸道山，再也不能像往日一樣提出他質直而富有建設性的批評。知音之難得而易失，使人想起子期逝後伯牙的碎琴。當然，最應該感謝的人還是華瑋和君宜。沒有華瑋一貫的理解、體諒、包容，以及精神上的鼓勵和支

持，這本書早就已經胎死腹中。沒有君宜在膝下承歡，我又無以平衡生命中由思辯和觀念所造成的枯槁與撕裂。正因這一緣故，我便把這本小書，奉獻給她們——既為了感誌華瑋的厚愛，也為了對君宜曾經失去的各種玩偶，作一點小小的補償。

二〇〇七年七月三日東邑翟志成自序於南港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